

退舍憶往

嘉義三和退舍李全昌先生

李全昌口述
張明哲記錄



進入三和退舍，時光彷彿瞬間停止流動一般，縱然是退員們平時最常聚會的地方，眼前所看到的只是一張簡單的桌子、幾把椅子、幾個大小不一的置物架，還有一些雜物散落各處，宛如整個時間都停留在過往。

這一次訪問的是退員二舍的會長李全昌先生，還有堪稱退員之中最深資的張爰順先生。張老前輩總是習慣性地和每一位前來作口述歷史採訪的同仁，說上一段退舍的沿革。角落那間磚紅色的是第一代，哪一間是後續建造的等等，相當熱心。從訪談中發現，原來三和退舍並不是嘉義地區中最早的眷村。早在民國三十七年左右，奉命隨著四大隊前往臺灣嘉義駐防的大部隊，因為欠缺完整規畫，居住頓時成了問題。當時屏東、嘉義的空軍部隊曾因房間問題與陸軍發生爭執。而其他公務部門和機關也為員工住的問題大傷腦筋，因此當時的政府為了迅速安置這些隨軍而來的眷屬，「就地」興建眷村。但在隨時要反攻大陸的期待下，以為一年半載就會返鄉，因此形成一個以「竹椽土瓦蓋頂，竹筋糊泥為壁」做為臨時住所的環境。

而訪談的同時，筆者問李先生：「伯伯，您有想要回去大陸嗎？」李先生表示：「回去只會多出更多的感謝，我在這裡已經住了將近六十年，都已經習慣了，所以沒打算回去。人家是落葉歸根，我算是落地生根吧！」

「落地生根！」這一甲子的歲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它占了一生中的大部分，但是這些退員前輩將寶貴的青春奉獻給國家而無悔。居住在嘉義三和退舍的李全昌先生，一如半生戎馬的榮民先進們，除了對於他們的家鄉有種種思念外，對於臺灣這塊土地，更有一種落地生根的情感！

以下是李全昌先生的訪問內容：

我是江蘇省武進縣人，民國十五年五月七日生，今年八十一歲。家父曾在中央造幣局工作。小學時我隨父親搬到上海，那時候正就讀小學四年級。沒多久，發生上海事變，日本軍正準備入侵中國，七月時，北平也發生盧溝橋事變。

那時候父親工作的中央造幣廠準備撤往大後方。於是，父親便帶著我先回江蘇老家，接著準備後撤到武漢。因為那時候鐵路等等運輸管道都中斷，所以一家大小便包了兩艘小木船準備到武漢，沒多久就聽到南京淪陷的消息。據揚子江邊的船夫說，整個沿岸都是屍屍，江水也幾乎被染成一片血紅。後來才知道，南京那邊的日軍展開屠殺行動，中國軍民死了三十多萬人。

到了武漢，其實也沒停留多久，主要是因為當時前線戰況一直不穩定，國軍一直吃敗仗。只有李宗仁將軍在臺兒莊附近打敗日軍，於是父親將我和幾位兄弟一同托付給漢口戰時兒童保育院，這是蔣夫人為了收容我們這些兒童所創立的組織。我和幾個兄弟便一直隨著保育院不斷地往大後方撤，也暫時和父親斷了音訊。最後，我們四兄弟隨著保育院來到成都。這時，前線傳來了消息，漢口已經陷落了，令我不禁擔心起父親的安危，幸好那時父親已早一步隨著製幣廠的員工、機械到了重慶。我才得以再度與父親取得聯繫，這時候我十六歲。

在成都的保育院又待了兩年，這兩年中幾乎天天躲空襲，每一次空襲就耗掉大半天時光在防空洞，想讀書也沒辦法。曾經有一次躲防空洞時，發生一件新鮮事。當時日軍飛機攻擊成都，一轟炸就是一下午，防空洞中擠滿了人，空氣無法流通。那時候重慶曾經發生一件慘案，正因為防空洞中擠了太多人，空氣不流通，加上外面正在轟炸，防空洞的門無法打開；而人只要緊張，呼吸變得十分急促，

最後整個防空洞竟然沒有人活著走出去，兩、三千人就這樣悶死在裡面。聽到這樣的消息，當時就有一位幹部引導大家分站左右兩側，左邊的人向左邊煽風，右邊的人就向右煽，這樣一來，空氣就能流通了。

十八歲那一年，看到國民革命軍四處張貼的廣告，招募空軍飛機修護士，於是我毅然投入空軍的行列。當時我被分配到空軍第四飛機修補工廠中當學兵，三個月後下部隊，升下士三級，領三個月八成薪，原因在於我是學兵出身，不是空軍機校出來的。

民國三十七年初，隨著部隊移防進駐嘉義空軍基地空軍第四大隊及第十大隊，由於基地內的建築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多被毀損，基地內九座飛機棚廠早已破爛不堪，營房都沒有屋頂。因此，進駐的部隊及眷屬大約八、九千人，除了少部分住嘉義市區的旅館外，其餘都在機場無頂的棚廠中以報紙隔間、稻草打地鋪暫時安頓，後來才在嘉義市東門町的原日軍眷舍和白川町空地，臨時以竹子和泥巴



筆者訪問李全昌先生情形（左為李全昌先生，中為張爰順先生）。

搭蓋約兩百間的宿舍。我們現今所處的三和退舍，也是民國六十年之後的事情了。

後來一直擔任飛機維修工作，從飛虎隊的P-40到F-5等等，我幾乎都修過。最後升到上士一級，雖然我很想繼續為空軍效力，可能因為學歷不足，無法升士官長，便決定退伍，在三和退舍定居下來。

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探親，這四十五年中，並不是不曾想過要回去，只是回去之後早已人事全非，當年我大哥隻身回到上海參加救護隊；父母親在重慶時也生下一個妹妹，說沒想過要回去是騙人的，只是回去之後，會有更多的感慨。

至於有沒有考慮在臺灣結婚？剛來臺灣時，因為想著要反攻大陸，士官兵是不能結婚的。後來可以開放申請，自己也是一把年紀了，便也沒有這樣的想法。我在這裡也已經住了將近六十年，都已經習慣，沒打算要回去。人家是落葉歸根，我算是落地生根吧！

後記：

落地生根！這一甲子的歲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它占了人生的大部分，但是這些退員前輩將寶貴的青春奉獻給國家而無悔。一甲子真的很長，在退舍中的退員前輩們，年紀大的超過八十歲，七十歲就算是年輕的，但是在一甲子之前，他們都是年輕的小伙子，身強體健、精力旺盛，原本該是人生開創事業的起步，也是人生最精華的時段。不料，一場戰爭改變他們的命運，也因為因緣際會下，原本來自大江南北的人們，全都聚在這三和退舍中養老，或者說等待生命的流逝。

退舍之中接受訪談的前輩們，如今已是頭髮斑白，一甲子的歲月也在他們的臉上留下了刻痕。回憶起他們過往的經歷，有心酸、有驕傲；有慷慨激昂，也有不勝欷歔……

每個人因為不同的經驗，會對老兵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他們曾經為這塊土地付出青春，也為這塊土地的安危流過鮮血。有句名言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」我想這就是他們最佳的寫照。

· 宋孝先 ·

空軍官校的派對



年前有篇新聞報導略以：

「臺南科技大學女學生王姿云，從網路獲知空軍官校將辦耶誕舞會。由於她嚮往空軍官校的耶誕舞會，所以鼓起勇氣寫信給校長廖榮鑫少將，並立刻獲得邀請。官校航太工程系學生王家榮因懂得手語，自告奮勇當她的舞伴。這是王姿云同學生平第一次參加舞會，令人鼓舞的是她終於美夢成真。」

十多年前，筆者在空軍官校飛行訓練指揮部服務時，曾邀約女兒工作單位的老闆，也是「音樂家庭」的主持人孫建平老師蒞校，參加空軍官校的耶誕舞會。當時舞會中的幾個陣仗，例如：由二十位同學持指揮刀排列而成的劍門，及幾近千人的場面，男學生一律著軍常服結黑領結，女伴則是一襲的晚禮服。在校長開舞後，所有的學生也陸續續續的帶著舞伴進入舞池翩翩起舞，那壯麗的場面聲勢浩大，讓孫建平老師瞠目結舌。孫老師在演藝界數十年，見多識廣，但也從來沒見過這麼盛大的舞會。他很直率的表示：空軍官方的宣導不夠，如果能夠有計畫的做專題報導，介紹給全國民衆，一定可以廣收正面的宣傳效果，尤其是每年的招生宣傳，一定會事半功倍。

官校的舞會不止是耶誕舞會，因為這是官校對學生生活教育的一部分。所以除了耶誕舞會外，還有學員生的畢業舞會，有時中秋節的月光晚會也會以舞會的方式呈現（視學生自治幹部的巧思，並非每年都有）。有些並不一定是全校性的，各期班也可能自行舉辦，只要找得到名目，學

生有意願，校方多半會支持。因為類似的舞會，除了生活教育外，也可以藉此訓練學生組織、協調和辦事的能力，隊職幹部只是在一旁協助和指導。當年在三軍官校中，只有空官得天獨厚，能獲得校方全力支持，而我們那個年代海、陸官的學生，因為軍種特性不同，難得校方的青睞，所以看到空官的學生舞會，只有羨慕的份兒。只是事隔這麼多年，現在海、陸官校是否也把舞會列入生活教育的一部分，不得而知。

我的第一次舞會，也是升上官校二年級以後才有機會參加。以前官校一年級學生第一次遇到學校舉辦的舞會，是中秋節的月光晚會，也是以舞會的方式呈現。一年級學生都是出公差，從舞會的布置、桌椅的擺設、在學長指導下製作雞尾酒等。當時是以學生餐廳做為舞會場地，因為要整理出夠大的舞池，所以舞會擺設的桌椅都延伸至餐廳前的隊集合場。當時還將汰除的橡皮救生艇裝上馬達，裝設成噴水池；汰除的保險傘也豎立在餐廳外，像是到處開著一朵朵的花，加上裝飾的小燈泡，很有舞會的氣氛。舞會時，還得在場中充當服務生，同樣是著軍常服打黑領結，另外還有「職前教育」，教你如何端盤子、招呼來賓，如何送飲料、點心等。下場跳舞？別急，等升上二年級後再說吧！

不過很遺憾地，身為寬橋人三十五年，我的舞藝始終無法登大雅之堂，除了三步四步和扭扭舞以外，其他的舞都未曾學過，每次只要放恰恰、探戈的音樂，我也只能看看而已。直到後來當了主管，難免有女士來邀請跳舞，遇到不會跳的舞，真的很尷尬，也不大禮貌，所以也會找朋友惡補過。也因為有這三步四步的底子，經老師指導後，普通的「吉力巴」和「探戈」也能上手。否則有誰會相信，當了近三十年的戰鬥機飛行員，竟然拙於舞藝。看來空官除了開舞會外，還得請老師為學生安排跳舞的課程，免得將來部隊上充斥著像我一樣不是三步四步不會跳的空軍軍官。